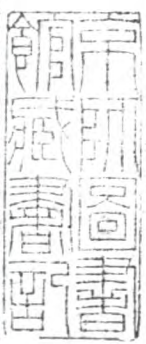


退菴文集



序

昔人謂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於世以予觀  
於直指李退菴先生所著湖南諸篇豈其然乎居  
官者至衣繡持斧按郡國吏所至赫赫有聲雖痛  
自檢飭度未有如逐臣遷客狂士羈人之困苦離  
傷有以發其憤懣跌宕之氣於篇章著作之間以  
自雄者乃先生能工其文辭如此而猶曰著書必  
窮愁吾不信也然竊聞鍾伯敬先生言昔人所謂  
窮愁者意有所欲爲而不得爲非貧賤之謂今先



生之巡南楚也求治之心如救火追亾人不能頃  
刻待而一時水旱盜賊驕兵悍將墨吏姦胥蟻根  
深固又不可以旦夕得志先生一心一手潛移默  
奪其間人人以爲行事中機宜乃其志常若有所  
欲爲而不得爲者而又矯已厲行無苞苴貨賄之  
私與夫鬪告訐操網罟雉搜鷲擊者之紛紛足以  
汨其神明雜其歌詠清虛日生道德仁義之言洋  
溢篤摯不知其然而然誦其文誠古所稱其旨遠  
其辭文者而攻苦茹淡則無以別於窮愁之士矣  
昔人之言又安足其妄耶雖然先生之道憂樂一  
致者也

今天子求太平甚聞先生治行將一歲九遷必不復  
以窮愁之地勞先生而先生以斯文爲已任雖贊  
廟堂出政今心日以逸身日以休而其鑠志於聖  
賢之學立言設教勤勤惓惓必有不異於閭關南  
楚時者夫然後知窮愁著書之說終不足以量先  
生也已漢陽熊伯龍拜撰

序

唐有陸宣公贄宋有歐陽文忠公修其文繁而悉  
婉而明簡而該切而能入質而有章五者言乎諫  
議之事則備矣

國家密勿之地俱用滿書凡九州萬國臣庶章奏宣  
付史館照滿漢字番譯進呈批斷紅本亦滿漢字  
兼寫故求其言之成理譯之無滯當以宣公忠公  
爲法斯奏疏之善者也予備員御史臺六年除省  
覲實四年百啓事而皆當

文集  
上旨蒙恩內遷卿寺因簡其關切國計民情者著於  
篇若係密本併衙門公疏列名六科錄書可攷茲  
不盡載

文集

江寧李敬著

脩實政疏

題爲治平務脩實政薦舉尚襲虛文請  
旨嚴節以杜弊端事竊惟

皇清御宇百度更新其致治之本在於凡事切實不  
尚浮華卽

聖諭屢頒諄諄期於察吏而吏治未見振起雖由撫  
按諸臣不實心體訪而體訪之不實則由薦舉之

疏剝龔陋規堆砌贊美浮詞引用四六套語夫叅  
劾爲民除害尚宜開列款單薦舉爲國得人豈可  
因循欺飾使其人果賢便當明著其長其政果善  
便當確指其事

皇上試觀數年薦疏真切指陳實事者有幾或此薦  
而彼叅或初薦而終叅甚有拜疏之時轉轉營求  
紛紛情面撫按司道相率爲混朦部院科道無憑  
以稽考此皆爲浮辭套語所誤務虛文而不脩實  
事之弊也臣請自今以後凡薦舉有司必覈實跡

如開荒若干畝積穀若干石城垣如何脩葺流移  
如何招撫以至徵無加耗獄少寃民之類人所共  
見共聞實舉一二最大者列之薦款倘涉虛辭同  
官得而覺察後官得而根究在撫按一薦不可輕  
假必實選循良難託浮游之語則有司知一薦不  
可濫邀必真脩政治不趨奔競之門上官下官各  
以真心做實事每人而積之裨益地方必多矣伏

望

天語申飭按臣於入境之日通行司道理刑等官凡

開列有司賢否必刊刻文冊填註事跡彙成卷案  
俟巡歷所至另行密訪有無虛僞情弊按冊考覈  
以待據實人告不至臨薦支吾則有司絕欺誑之  
端巡方扼舉劾之要併考滿計典俱歸畫一游移  
洗補何自而生人心正而公道明鼓舞吏治非渺  
小矣至於綜核將領武臣尤以敵愾爲重必實叙  
破敵剿賊鈐束兵丁保障地方功次更不須舞弄  
文墨者也臣知此言一出真僞較著甚不便於隱  
飾請託之徒然臣新荷

聖恩拔置言路已奉差遣陛辭在卽敢不直陳弊竇  
仰祈

聖鑒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下嚴飭施行

請湖南舉人會試疏

題爲特額湖南舉人會試之恩以暢皇風以鼓士氣事照得地方歸順安集先收士心湖南綿延千餘里屢經兵火絃誦寥寥臣審觀大勢士者諸民之倡也而湖南之士尤廣貴諸士之倡也若湖南之士舟車雲集望闕承流則僻處廣貴者必延頸舉踵傾心內向未必非鼓舞英雄招來荒服之機也臣據布政司科場申文查得楚額中式舉人一百零六名上科戊子因湖南復爲逆踞奉文減額



止中六十三名今科湖南開復奉有廣額之  
湖廣大省復多中一十五名是戊子科湖南之士  
未盡與賓興而減額也夫本省之士應本省之科  
尚不能黽勉從事况已丑會試赴京四千餘里安  
能於道路梗塞盜賊擾攘之中單身獨前乎卽新  
舊舉人尚在逃竄饑寒至親不保日食難周有望  
長安而趨赴恐後者又以新定地方或府州縣印  
結多遲或布政司起送無據或禮部以歷科未試  
復致駁回而諸士盤費艱難進退維谷不知

朝廷取士原以地方歸附難與江浙內地一例而論  
照開復年月則上科減額可據當以全定之後爲  
始

清朝弘恩浩蕩新舊舉人一體會試久奉遵行又  
恩赦屢頒官員降革猶望開復盜賊投戈亦與錄用  
况士子身無服官之累心有向化之誠

皇上文教弘敷必不絕其進取則天下英才皆思自  
效而兩廣雲貴聞之必有脂車秣馬仰副作人之  
盛者矣除一面具題外其來歷不明身有過犯及

文集卷一  
丁憂事故等項一面行布政司查覈事關大典人  
望特恩伏乞

皇上聖斷施行

請定銀糧解例疏

題爲湖南第一苦累仰祈

聖恩立定銀糧解例以平兵民以轉彫敝事臣聞爲  
臣有隱不言與言之不當或言之可聽而不切地  
方情形施之轍紛更悖謬不敢以瀆

宸聰臣入境未幾蓋始肅官方繼振士氣旣陳兵困  
民隱也臣挈其要領言之夫民以養兵古有定制  
運糧接草郡縣之職也但朝廷軍興之際權濟一  
時自經久之計言之實有應定規制者夫王公兩

營取給湖南就近言餉免轉運之勞餉卽解軍有飽騰之勢計至當法至善也日久不察諸弊叢生臣舉其大者二端一在通省糧餉例管鑰於藩司謂之方伯今藩司欲卸脫接濟之擔槩委府州縣自徵自解府州縣苦其難支加派軟擡無不至焉若王公兩營缺乏必下府州縣提解旣專力用兵又分心督餉勢難兼理况以兵當民催科撫字兩不相習而有司借兵漁民蠲免無實惠收解無的數供億無定名用一取二其何以堪臣以爲府州

縣經徵銀餉宜附近總貯一處冊報藩司而藩司李定某官番休疊運俱轉司文並不許兵營至有司提催亦不許有司藉兵營躲閃藩司定府州縣考成之法督撫按稽藩司完欠之數倘悞軍需特疏叅處則朦混徵輸開派使費卧掣批迴咆哮勒索諸弊一時俱絕矣一在從來起運俱有船隻運夫今以本省之人運本省之糧而實長岳等府至寶慶粵西皆高山逆水往迴二三千不等其間迅流激石險道傾沙舟推車折不同於中原平陸

長江鴻河也

皇上洞鑒淮安總漕運至通津其間耗米水腳口糧  
蓬桅諸費不貲楚民但言轉餉並無額設不識能  
鬼輸神運否乎臣言及此淚枯血盡矣總之楚民  
醇懦如疲馬負重身受其痛口不能言臣恐民力  
既竭雖罷臣以謝不言之罪而臣有餘辜也伏乞  
皇上敕部通議輓運經費若干定道理遠近難易責  
之藩司糧道清移楚省舊時漕費暫給酌歸官運  
以求不擾於民則民獲更生安心歸業此二者部

議或以糧屬偶措累民無妨臣屈指計之兵興以  
來已數載矣臣見百姓體無完衣面無腴色臣出  
武昌率扶老攜幼流涕遮臣百里不絕此在省臣  
庶所共見也臣受命巡楚楚民安臣亦安毋負

皇上驅使效犬馬之報臣愚與楚民跂望

聖恩激切待命之至

請囚糧疏

題爲楚囚情哀糧斷仰請

聖鑒以弘好生之恩事臣思御史一官職司風憲定  
罪象賊辨寃理枉恒必由之臣自入境以來不忽  
細微不避疆禦與按察理刑等官虛公理解有子  
母夫妻和好如初有心服辭窮涕泣願息楚民維  
良何嘗不可化也臣乃檢閱前案究問新規數年  
以來因陋就簡臣不敢不爲

皇上陳之如司府縣監犯囚米給贍重囚不致瘐死

近因楚省缺餉將此項裁扣克抵一空八府二州  
嗷嗷待命臣咨詢之下何禁涕零夫現米支給尚  
恐獄卒侵欺况重監固禁囚徒無食何以苟延頃  
刻貪殘官吏因而斷絕供送置人於死莫可勝窮  
所以荊州推官

上傳貫索春生洞見萬里除臣檄行該司府縣那支  
積穀暫給外前議以役全書力主應留但俟此書  
成就開復已歷經年接閱招詳實多暴死近復天  
寒歲暮雨雪飄零黑獄沉沉杳無星火臣亦何心

安然民上繕疏入告誠難刻緩而臣尤有請焉湖  
南新定地方官民無知犯法曩者亂離草率兵火  
倉皇尤多附會深文鍛鍊成獄或署官武弁推問  
失真或株累干連重案未結容臣與按察守巡理  
刑等官勿縱勿枉援赦上陳而

恩詔適至臣踴躍歡呼惟

皇上鑒湖南之獄未得其情湖南之囚久瀕於死立  
開復囚糧以解倒懸仍乞嚴勅問刑官員原情定  
罪於肆赦之中解一面之網則天下幸甚楚民幸

請缺員疏

題爲彙報缺員懇請勅部急選以定危疆事竊照  
缺官請補前經督臣羅繡錦特疏具題然督臣爲  
全楚起見而湖南湯火情形臣敢不洞悉於

皇上之前夫湖南片土遠處天末每一缺員據揭奏  
報始得請

旨下部望一部選不啻饑渴又兵火之後伏莽震隣  
官斯土者望風規避無濟實用宵小乘機謀署殘  
民膏血於斯盡矣臣極力驅除柰地方遠者幾二

千里緩則慮其叢奸急則苦於空署城守錢糧將  
安所寄今司道府州縣於臣未入境之先督撫諸  
臣分別澄汰叅劾已不下十餘員經臣廣諮密訪  
次第入告雖貪婪之局稍清而料理之人則乏且  
湖南道臣尤巖疆急缺刻不可緩其瓊者首領佐  
貳等官落落晨星什難得一下僚職掌偏與百姓  
切近相關委署饕餮譬之蜂蠆之尾其螫更毒臣  
巡方察吏曷禁痛心况

朝廷設官有緩有急有腹有邊腹在所緩邊在所急

湖南多事之秋措餉徵兵臣子受

朝廷厚恩正當分猷立力

皇上垂念封疆首重吏治伏乞勅下吏部將湖南新  
定地方大小官員通盤打算刻期選授勒限戒途  
庶地有正官民有固志而臣亦得集思廣益以仰  
報

皇上矣臣因地需人仰祈

聖鑒不勝激切之至



陳衛所情形疏

題為特陳湖南衛所情形懇請勅部急補缺員以  
裨屯政事竊照臣於順治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受  
事本年屯糧開徵之期將過撥解之餉頻呼各衛  
所經徵錢糧臣惟檄催冊報支解完欠亟行督催  
而已至屯政奉有

專勅臣敢不悉心圖維殫力料理惟是湖南數年兵  
火滿目荒殘現在情形臣不得不控籲於

皇上之前也夫湖南屯地除地方平定次第經徵者

不開外其岳衡永辰常寶六府諸衛所多坐落邊境者山谿遠絕徃苗雜處與四川廣東廣西貴州土司接壤前朝設之以捍禦反側節制要荒承平之時猶煩控禦兵興以來廢弛因循相沿成習臣查據都司冊報如九谿衛之添平麻寮二所衡州之廣安寧溪二所寧遠衛之桃川枇杷江華錦田寧遠五所辰州衛之鎮溪所沅州平溪清浪偏橋鎮遠五衛靖州衛之天柱汶溪二所五開銅鼓中潮黎平平屯新屯新化隆里平茶各衛所八年以

來有並未開徵者有從無官守者合而計之衛所雖多而徵解額數實不當一縣之賦補於軍需亦無幾何是寬之數年而國用未嘗不足若急之一旦而窮軍必致難輸逃竄饑荒按籍而呼虛名無實總之湖南蹂躪日久節年賊去兵來觀風問俗之臣從未親履其地道府委如傳舍諸弁視爲畏途舉屯地之荒蕪屯丁之逃亾屯餉之有無徵解未經激切上聞以致曠缺久未補官逃軍漸忘故土城守之責徵餉之任寄之何人而臣未任以前

委署者職守莫稽踪跡靡定臣是以鯁鯁慮之必  
詳必慎亟爲

皇上告也今據據都司遣報湖南合屬衛所員缺清  
冊二本呈送都察院咨送兵部外伏乞

皇上俯念屯政要務勅下該部酌地議官照缺速補  
勒限前來庶幾疆整頓有緒而臣亦少資指臂之  
效得以仰報

皇恩於萬一矣

請折黃絹疏

題爲再陳楚省本色黃絹之艱仰請

聖恩全折以蘇民困事臣看得楚省兵荒交至僅存  
子遺前本色黃絹一項已經湖北按臣聶玠題請  
改折部覆減織深沐

皇仁惟是本色絹二千九百疋目今蜀道未通絲無  
出辦兵火之後匠役淪亾絹疋數目雖多寡不同  
而零星分派各縣買絲募匠之艱難則一况楚省  
自開闢以來節年俱徵折色杼軸久停無論織造

多不合式而長途解運之煩領解領織里甲僉點  
之擾誠有不可勝訴者至湖南所屬武昌旱災獨  
慘長沙開復方新岳常等處賊警剝膚撫綏不暇  
臣伏覩

皇上愛民如子何敢以事屬上供而不亟爲請命耶  
查黃絹楚省僅二千九百疋在內部記之爲數無  
多而關係民瘼至爲痛切伏乞

皇上俯念時艱將八九兩年零絹暫允改折仍俟地  
方大定始行織造庶兵荒殘黎咸甯

聖恩於無旣矣

送卷文集卷之一

文集

江寧李瀚

開荒勸農疏

題為開荒漸有成效勸農宜請特恩先陳邠歷三郡情形仰祈

聖鑒事臣思務農重穀減賦蠲租乃古帝之芳規人臣之美節伏覩

皇上念切愛民各省督撫按諸臣田畝報荒報災報勘錢糧議減議折議留章疏紛紛悉奉

俞旨微臣備員於極殘壞極衝疲之地數年以來軍  
 需孔亟民運維艱其賠累拖欠徵比逃亾之狀誠  
 耳目所不忍見聞者尚未乞特恩而蘇民瘼何也  
 臣以國家生財止有此數民賦既訕軍餉必虧餉  
 缺兵饑民難安堵今日有餘而議減必他日不足  
 而議增况楚省兵餉經年壓欠者乎若輕言勘丈  
 果否不擾鄉愚幸邀減免果否盡沾實惠臣愚以  
 爲與其拋荒而徒煩內告不如開墾而漸致太平  
 臣是以叱馭巡行必先荒遠之處由岳州及衡州  
 永州道路俱生荆棘土田半長蓬蒿骸骨徧野見  
 者寒心虎狼負嵎行者裹足或人丁故絕或牛種  
 難每歲至四五月米價騰貴忍饑受餓者不知  
 凡幾臣商之道府諸臣解其煩苛與其休息行令  
 數月江漢之民漸歸臣刊刻條示令百姓各認原  
 業豎牌於田無人認業者許流移之民計畝承種  
 令其各具結狀赴府報名指給牛種仍以老荒新  
 墾已經湖北按臣聶玠題請三年免科臣行田間  
 而告之曰

朝廷知湖南苦倍湖北必邀

聖恩於是百姓歡呼扶犁而耕荷鋤而耨童叟之儘  
彼南畝往來陌上者臣詢得其荒田故址其一爲  
老荒之田丁匠戶絕無人承種者是也其一爲包  
荒之田道府縣奉行而一槩裁報奸胥需索而不  
肯除迄今田畝雖荒糧石仍舊欠數比追株連  
平糶者是也抑臣於是不能無慨焉他臣之請命  
減賦之中臣之請命但不求增於額賦之  
九年以前百姓屢次所開者已經道府縣清查

入冊現在炤田納賦但其中官吏受賄勘報不真  
雖敲朴頻加而無補額數所以督臣羅繡錦於殘  
已亟宜調劑一疏內有暫緩辰州府屬九年實徵  
之語撫臣遲日益於備陳湖南經過情形一疏有  
熟田之賦尚不能納復責包荒之語蓋皆洞悉情  
弊大槩了然足前日所報之熟卽今日所開之荒  
也而開荒卽議重徵民正賦難納誰能復墾荒田  
乎臣除他府未經親躬不敢遙度外今岳州衡州  
永州軍民田地臣請將開過荒蕪於成熟收穫籽

文集卷二  
粒後秋冬之間令各府縣衛所查所開田畝若干  
造冊存案或二年或三年方行起科惟仰乞

皇上浩蕩洪恩而非臣所敢擅議也夫

皇上獎農桑之功微臣竭招徠之力雖目前稍後其  
後自三年之外計之定爲實額如節年將未盡田  
糧陸續開墾歷年既久必無未開之荒而緩賦救  
民倍於減免勘丈所謂王道無近功者此也臣若  
不先行題明實恐謂民開荒不開賦不知農夫經  
年勤動始獲顆粒尚有半菽未飽而追呼之令取

盈目前召集之民必更逃竄三安能已於呼籲哉  
懇祈

皇上勅部將九年初墾之荒酌定何年炤昭定則徵  
糧庶官有遵守民亦樂生而湖南新定地方安心  
耕鑿從此庶而富富而教衣食足而禮樂興矣



請覈楚餉疏

題爲直陳楚省兵餉缺乏情形仰請

聖斷嚴覈撥濟以專戰守事竊惟湖南川貴兩廣之  
衝孫逆曹逆姚逆紅頭等賊久逋天討跳梁狂逞  
在在須防今日緊急情形已經臣塘報另疏請  
旨惟是行間將卒窮年荷戈月餉之外他無生計鷄  
衣鵠面饑餒不堪夫以

皇上洪恩知湖南正在用兵特賜浙省撥餉百有餘  
萬而濡滯不至久虛

聖恩是浙省之不肯急公非內部之尚無成議也臣  
隨移會督臣羅繡錦移取浙省銀兩欠數題催去  
後准督臣移覆內開除解到鹽課額賦等銀兩外  
尚有未解餉銀一百零三萬三千四百兩稱言大  
聲疾呼杳無解息夫王公頻催督臣屢告官困催  
科民苦解運湖南彈丸之土衙門星羅官兵雲集  
有公臣有督臣有省撫臣有偏撫臣有提督臣有  
中左右路三鎮臣有辰常鎮臣各標員標兵數目  
多寡不等其餘駐防協剿之副總兵等官及節年  
投誠之官丁不與焉一杯之水一束之薪何一不  
在湖南是苦者湖南之民饑者湖南之兵兵非飽  
騰賊轉猖獗而浙省藩臣屢奉

嚴旨竟將百餘萬協餉漠然不顧在浙安寢在楚剝  
膚外有強寇內有饑兵爲憂最大臣雖至愚亦知  
其不可也抑臣於此不能無痛切言之者臣據辰  
州府塘報內稱據署黔陽縣事知縣張一乾報稱  
順治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有賊欽天資夥賊  
黨帶領多人撐駕船隻順江而來係沅州來賊進

城逢人殺打卑職獨守孤城保看辰州解運已收  
倉米三百石因手下人勢不敵只得闖北門而避  
在山此賊將在倉收米除兵馬食用外其餘盡被  
劫去等語此誰非殘民脂膏儘供公旅一旦泥沙  
棄之不以鼓戰氣而以齎盜糧臣不能無切陳者  
一也臣又於本年六月二十日據協守黃州副總  
兵楊廷機塘報稱據郭子勝蕭五等報稱領兵署  
中軍田見龍把總鄧克剛同駐防五通口把總余  
江龍於本月十八日在陽邏犒兵聲言糧餉壓欠

一年枵腹難以援剿汝等願往湖南者卽往湖南  
願回營者卽回本營小的回言情願回營就將楊  
節等數人殺死鼓譟小的乘船順流飛報等情同  
日又據三江口守備劉自奇塘報本月十九日亥  
時據團風巡檢田浚報稱本日未時有黃州府兵  
馬從上叛下將鎮上人民殺傷資物盡搶一空驛  
馬盡行趕去卑職一家盡被擄掠可憐母啼子號  
人民逃散乞恩發兵救濟生命等情臣查此兵卽  
係提臣調取黃州之兵未見一賊中途譁變是誠

文集 卷二  
何心臣不能無切陳者二也且賊勢猖獗諸臣各  
疏上請一旦天兵南下米豆草料所費不貲當出  
之何處湖南以異嘗之苦楚值亢旱之災傷流離  
小民能一呼百應乎藩司星夜熟籌尚恐難給悠  
忽從事必至不支此臣之切陳者三也臣明知糧  
餉一節職掌部議非臣所司然臣若不言則錢糧  
不敷戰守無濟同處艱危後將何及伏乞

皇上洞鑒楚餉情形勅部將遲悞協餉緣由凜遵屢  
旨確議速覆刻期立解併嚴勅籌兵措餉之臣勉力  
綢繆亟晷恢剿庶可以救危疆於萬一也臣曷勝  
引領待命之至

論蠲免疏

題爲災傷必議蠲免蠲免貴在實沾預陳酌濟之方以杜侵冒之弊事伏見

皇上勵精求治愛民如子但臣等德薄才庸致干和氣大旱奇荒遂當楚省除布政司見今應查受災分數確勘請恩外臣復接閱邸報各省災荒水旱屢屢上陳茲值軍興浩繁司農告匱不蠲則民力難支多蠲則國用不給策無兼善法在兩難臣愚以爲已過而蠲多不如未來而蠲少事後則官吏

遂其侵欺事先則百姓受其實惠臣試陳其利弊  
唯

皇上垂聽而採擇焉今之災傷在順治九年也題勘  
往返已順治十年矣及乎十年議定而蠲九年之  
賦是九年催徵之期已竣矣愚民正額之數已納  
矣卽有拖欠在官而不在民所蠲者在官耳非在  
民也而官吏之因緣爲奸者有六焉在有司唯論  
考成正供一日未蠲則一日開徵不能停徵以待  
蠲一也官吏聞蠲將應徵正項侵扣不解藉口民  
欠便爲已有是撫按告災之疏甫上而額賦已縮  
拖欠已多二也奸吏猾胥串通糧里將收過花戶  
銀米延推不報三也藩司糧道收解銀米難定實  
數及蒙蠲免援例造冊達部在

朝廷只論災傷減縮額賦不知其中實多隱射且司  
府州縣吏胥勾通改易冊籍撫按安能一一覓窮  
民而問之况錢糧之數原以積少成多百姓豈肯  
因兩錢之銀石斗之米獨出而與本官作證乎四  
也蠲免之日府州縣將前之已完人現在未完而

改掣批迴巧抵銷算五也內有奸里頑甲逃竄他境拖糧不納累及良善其應得蠲免奸頑得志良善包賠必然偏枯又在官已徵之物誰能清楚扣抵還民官扣雖清而經承之役包收之里必然侵沒六也此六者天下之通弊也卽以湖南論之如武昌旱荒獨慘王師南征其米豆草束牛隻取之該屬者追呼孔亟九年正賦豈能緩至十年而待蠲小民忍死旦夕以望恩綸而蠲無可蠲何以仰承德意武昌一府如此他府可知湖廣一省如此天下可知則臣所陳六者之弊皆在所不免矣臣以爲同是

朝廷之賦九年減縮定議撥濟是以十年之賦而補九年之災其爲減額一也同是百姓應徵之數九年完者聽其全納十年照荒量加蠲恤是亦以十年之賦而補九年之災而百姓之實實受惠則大有不同者矣在內部九年十年止減此數而一轉移之間弊竇悉除亦何憚而不爲乎臣愚仰乞皇上勅部行撫按臣將九年災荒確察輕重分數於

撫按冊送之日分別蠲數若干三月前布告該地方預行遵守免徵俾愚民咸知德意毫釐皆得實沾而於撫按未冊送以前開徵過期者其額賦照舊如數輸納以杜官吏混淆之弊如是則法令歸於畫一餉額不致那移無蠲免之虛名有救荒之實着上普

皇仁下甦民命所關天下之大計非淺鮮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永著爲令施行

恭陳先賢疏

題爲恭陳理學先賢始末併察歷代往例伏乞採擇舉行以光

聖治事臣惟

皇上親政以來法駕臨雍開億萬年文明之運又崇獎節孝卹錄幽忠延訪人才購求遺書所以培養主德弘開太平者無不悉舉然事有大於此數者臣不敢不奏取進止臣伏按有宋大賢周敦頤承之道州人也學本立誠功深主靜上傳孔子孟下衍



程朱著有太極通書至精至醇極高極大論其造詣比於顏子詩其仕止甚合中庸諸儒之所依歸列后之所仰止宋嘉定十三年從魏了翁之請臧格之議賜謚元公嘉祐元年追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寶祐五年勅賜道源書院額景定四年再賜御書元延祐六年追封道國公明正統元年褒脩祠墓優卹後裔景泰六年傳旨周濂溪他有功於世教着禮部取他嫡長子孫一人來京禮部具題奉旨照例着做世襲五經博士正德中欽賜九

惟我  
江崇祀萬曆二十三年禮部覆湖廣撫按會題以父周輔成崇祀奉旨是周輔成准崇祀啓聖祠蓋先賢之學如此歷代之例如此備載濂溪志可考

皇上開基立極重道崇儒而俎豆未新松楸如故豈閭巷之節孝重於濂洛之名賢勝國之幽忠超於論定之廟享薦舉之人才齊於古今之正學良由地方初定表章無人臣少進斯文長官茲土其於先賢故里義備灑掃之役幸值

皇上臨雍大典聖脉重光所有敦頤諸書宜付史館較訂頒布學宮譬如日月照幽江河潤物闕切世教豈可名言臣前於順治九年三月巡歷永州恭行該道府州查取前朝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周汝忠所生嫡男周蓮甘結存案以備收錄仍飭該屬官員照全書以禮致祭外卽欲繕疏具題因賊陷暫止今王師南征永道開復臣雖處干戈擾攘之中而師法闡明未敢少懈據實亟請伏乞勅下該部察例議覆施行

議興屯疏

題爲歲序秋收已過滇屯奏報無期請敕督撫酌議甄別以維良法事臣觀周以徹田而興宋以青苗而敗是賦役乃國家根本之所繫民生休戚之所從出也故創制立法古人恒慎言之我

皇上首重農功特命各省督撫薦舉興屯道廳墾荒益賦計至善也但有其名必盡其實爲其事必舉其功臣所謂敕督撫酌議者

朝廷立法內議外行各處人情土俗必官其地始知

同一屯田而地有肥磽荒熟之不同人有勤惰繁  
簡之各別如屯田卽係民間荒絕之民田而州縣  
正額地畝旣改官屯則畝數必減何以使里甲一  
切原額差徭無偏累民田之弊如屯丁卽係民間  
逃散之民丁而州縣正額人丁旣改屯丁則丁數  
必減何以使田畝一切夫差里役無偏累里甲之  
弊如同一查荒給墾而奸民猾佃豈無占藉屯田  
希圖影射致累善良幫苦如同一查熟外之荒而  
武官蠹役豈無借名踏勘就中取利反使平民不  
安如屯本何以使領給不致模糊若種遇水旱年  
有倒斃作何通融補給如籽粒何以使收放不致  
短措若杜絕加耗及設法催徵作何調停釐剔此  
類難以悉舉必得件件詳盡始稱無累於民乃臣  
閱邸報見山東撫臣夏玉始有條議屯田之疏陝  
西總督孟喬芳尚有拖欠屯本之請夫屯田今日  
條議以前作何舉行屯本今日請明以前作何給  
發由此推之各該地方果有切實利弊不宜緘默  
誤事請勅下督撫相時度力一應行止事宜勒限

文集 卷二  
妥確奏報現今十年歲終毋得瞻徇延捱致貽未  
了之局者也又臣所謂甄別者各省道廳等官皆  
係該督撫按合詞薦舉夫人情勤於始者或怠於  
終謹於前者或放於後該督撫慮其既經合薦忽  
加叅劾自相矛盾必致駁查因而庇護者有之不  
道廳多員其中材守不無懸絕或安靜綜密而  
裕國便民或貪黷乖張而玩日愒月請勅下督撫  
採其官評合之輿論賢者舉不肖者劾不必拘泥  
成案迴護往薦以貽養癰如此則激揚鼓舞人思

自效而實心任事者多矣抑臣更有請焉大凡農  
功最苦墾荒最難古稱一歲曰蓄田三歲曰畚田  
乍闢之土剪荆棘而除草萊瘠薄可知欲以優恤  
農民似宜薄其稅斂再有屯本一項計司農所發  
不過四十餘萬其中猶有待撥待徵如陝督所請  
者不少估計實數若取法三代大約十分取一主  
春秋用田賦十分取二民遂難堪今四十餘萬之  
屯本所收籽粒果否有合古制又計各屯道廳衙  
門設立既多其官吏俸薪衙役經費所糜國家俸

祿所煩民間供億於屯本所益之賦曾否功足相  
當應勅下該部一併覈議者也臣奉明綸責言官  
以切實條陳而興屯一事雖經題奏會議今已歲  
終未見奏報恐無以副

皇上愛養之心以定國家長久之制故不揣蕪蕘仰  
祈

聖斷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部速覆施行

議生財強兵疏

題爲詳議生財強兵以裕國儲以佐軍興事臣思  
我國家創業垂統仁義爲本富強爲用今日小醜  
未靖正在勤兵布帛粟米一一請之天庾鞍馬器  
械一一需之內府戶部通長算計軍需缺額至四  
百餘萬加以四方旱潦蝗蝻屢厯

宸衷因時制宜孰爲善策則屯牧諸法準古酌今所  
當亟講臣竊惟軍興之大者一曰屯屯政經內三  
院題請會議准行後以各督撫疏稱不便復行歸

併臣謂督撫稱不便者腹裏之地是也臣仍稱應屯者沿邊之地是也腹裏軍民雜處荒熟參差故見其害不見其利若邊方連年兵火土地荒蕪人民逃絕我兵駐劄處所何不就膏田沃壤軍中除健壯騎射訓練老弱餘丁漸教種植籽粒均分水草自便借此以安插歸附招集流民恩信聯絡賞罰分明必成勁旅昔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充國深思勝策至違詔罷兵專治屯田田於極邊以薄兵而防鈔寇其後卒平羌患又考之歷代

用兵必先營田之法豈獨於今扞格難行乎是當亟假便宜責令各督撫悉心經理克臻成效者也一曰牧臣思成敵以兵兵行仗馬今營伍給發現馬陣傷倒斃日見其損不見其益不知督撫料敵制勝若當年諸葛治蜀杜預破吳軍仗器具何一不綜理精強蓄積既久所向無敵况朋椿小建銀兩與節省裁汰諸費稍稍題畱搜括於廣閒水草地方置立馬場廣蓄牝字如古種馬之法收其駒息軍士或領字馬或有贏餘願就畜牧該管官不

文集 卷二  
得分其利攘其有俾人自爲備如滿州披甲製弓  
馬之法昔衛文公復國元年有馬三十乘季年乃  
三百乘驥足成羣騰驤有賴亦在人籌畫耳一日  
財用凡土產鐵錫骨角藥材顏料之類半出遠方  
地隔人稀盜賊擾害出產之物棄於地而不知取  
上供物件及直省地方官民需用百貨未通價值  
湧貴商賈稱艱今我兵已逼敵境設險分防山澤  
之利正宜弛禁通途聽人採取各督撫軍前尤宜  
設有廉幹而官預發現銀不拘軍民採取物件

價平買將買過物件均輸內地平賣轉轉不窮年  
終題報核銷蓋召買有定處則彼地軍民不苦於  
零星遞運之難物產旣流通則內境商販亦可免  
缺貨遠行之累較古度支常平之法變通其意尤  
爲裨益不但器械精堅百材俱備所獲利息無論  
多寡而軍需少資缺乏矣然求其至妥亟當臣尚  
不能無說處此智者舉事思患豫防苟行之內地  
擾民一分卽民受一分之害行之邊方奪歲尺寸  
卽我有尺寸之利擇地而施在湖廣四川廣東廣

西各督撫之詳察確議也又有治人無治法用得其人則事治民安利歸國家用非其人則生事擾民利歸一已又在朝廷審擇而善任之耳臣愚昧不諳經濟因從國家財賦兵馬起見妄抒末議事係創始是否切實可行統候

皇上睿裁勅覆施行

論用人疏

題為敬陳用人要務仰祈

睿斷舉行以收實效事竊惟帝王開國首重人才得人則事治民安綱紀畢舉但人才代有惟在任使合宜鼓舞有法則奔競朋黨之弊塞而師濟協恭之道開今日講求品級尤需考訂敢以臣學識淺陋而不以芻蕘一得為

皇上陳之一定久任人臣才識原少兼長雖堯舜治世臯夔稷契各有專官誠以諳練既久思慮必精



文集卷三  
追選法混淆朝命夕改祇便私謀無關國計臣見  
部院京堂由上而下人有一歲而歷數官者官有  
一歲而換數人者到任之後卽欲循資望陞誰肯  
實心任事國家大政所關職掌要領所在延推推  
委欲其振刷何可得乎臣以爲卿貳各司其事如  
有大故更換擇資望相應者會推一人頂補卽品  
級不對不妨帶銜管事試之有效始行實授不得  
陞一人而數人俱陞動一缺而全缺皆動自今部  
院大臣務於本等衙門職業果有脩舉積弊果有  
釐剔期月三年克臻成效則賢者爲策勵之計不  
肖者絕徼倖之思亦關切政治之大綱也一廣人  
才前朝舊制凡翰林官及吏部四司必直省兼用  
戶刑二部則設江南浙江等司都察院則設河南  
山東等道因地名官用防壅蔽

皇清

太祖

太宗收服他國之人多蒙拔置左右故能料敵制勝  
展土開疆我

皇上纘承大業中外一統但山海餘氛猶然不靖滇黔之境未入版圖正宜搜羅英賢樹之風聲使其向化諸如湖南兩廣等處屢次開科甲第有人備員京師者實少

皇上何以諮詢其山川險易兵馬虛實財賦厚薄官吏貪廉部院間有應行事宜聞見亦多未集今宜於每科傳臚選授之初討復舊制參用四方卽吏部等衙門行取各官考授司屬尤當公溥並用毋俾偏枯不但招攜懷遠成一統無外之模亦可兼

聽並觀聖黨同伐異之習於古人設官之深意有合矣一拔勞績按臣子任事不分內外而安常處順爲易衝鋒禦敵爲難今陞轉京堂多由近缺湖南川廣用兵等處寥寥乏人豈果天末遠臣盡無學識誠以地近承平則循資論俸而聲華易見官居隔遠則勤勞清苦而成績無聞昔韓昭侯畱敝袴以待有功宋太祖解貂裘以賜邊帥今宜畧倣此意於危疆中功深勞著者取其大節畧其小疵量才優轉以資鼓勵一酌陞補竊惟布按二司及

守巡各道關係錢糧刑名職掌或有水旱盜賊機  
密重大事情或控制邊界逼近外寇彈壓撲剿尤  
于守土之大吏是賴數年以來外用翰林部屬科  
道等官精勤歷練者雖多老穉疎愚者亦有千里  
之吏治民生寧易勝任乎迨歷任未久卽掛彈章  
貽悞地方愈曠官守則繁簡邊腹吏部必需確議  
人地相宜督撫早當奏請若朦蔽徇容察明處治  
又如貢監出身多由年老家貧半塗入仕今有候  
選領憑之久誰無日用薪米之艱道路已多借貸  
廉吏豈復可爲又如甲科同出恩賜而部屬推官  
經年未補中行評傳數載稽遲旣無選授之定期  
難鼓清華之朝氣則酌量員缺疎通選法守候者  
挽遲爲速揆缺者亟議變通務俾畫一經久可行  
庶公道昭而奔競息也以上數款皆銓政急着因  
時制宜考古有據仰佐  
皇上求賢圖治之心故不揣冒昧字稍逾格如果臣  
言可採伏乞勅部速覆施行

論理財疏

題爲敬陳理財要務以足國便民事竊惟平天下之道不外理財蓋度支有虧則病國賦役繁重又病民法在兩難策無兼善若非關切緊要實可施行何敢輕進御覽臣謹約畧大端爲

皇上陳之一責實清查凡財賦舊欠經年累月案牘難稽不在官則在吏決無全屬民欠之理如直省民賦正雜錢糧起運漕白等糧節年壓欠何止萬億向來雖有查欠之名並無清欠之法以致含糊

文集 卷二  
影射積弊多端今當大計各省布政司齊集京師  
政清理錢糧之日宜將每年正額開除赦前赦後  
務須簡明直捷要見現年實欠若干每年帶徵若  
干到今實欠若干仍乞

皇上面賜曉諭各布政司官見已完項下解部者曾  
否解到存留者曾否開銷未完項下作何設法釐  
剔催徵俾令人盡其言言當其實況今日布政等  
官卽異日會推巡撫京堂等官

皇上就此試其年力才猷果否實堪展布庶人思鼓  
勵不敢以督催虛文塞責一嚴課考成臣按考成  
之法原不少寬而錢糧拖欠日多者蓋正賦有限  
有司亦思拮据完公奈正項雖少外派滋多如軍  
興之草豆河工之夫柳折色之損解本色之鋪墊  
等項毫釐未完總屬掛欠司道府往往借支欸項  
臥掣批廻未上國備先飽蠹腹遂爾上下朦侵相  
率而爲不肖甚有帶徵前官遺欠移作後任考成  
陞者倖陞欠者積欠皆非法也今後宜將應徵錢  
糧各問經手官員如府州縣不完督撫按不得竟

列薦剡吏部不得竟與陞轉布政司所屬欠多不得混列會推督撫不當年開列完欠奏銷該部題請降罰自下而上人有考成各思盡職而錢糧無朦混那移之弊一遠覆開復近例錢糧十分全完應開薦者開薦應考滿者考滿不完者分別罰俸降級革職俟其完日開復但儘有同一催科而或蒙優異或苦向隅或咨部在先或轉文在後有司權小力微必由府道藩司而達之督撫又由督撫而達之內部又由內部往返查覆而始寬於考功

之法經歷衙門既多其中耽延時日需索使費精神疲於承應俛仰寄於吏胥是上賞未足鼓勞吏之心而薄罰祇以灰任事之氣經徵叢脞皆因於此今宜於督撫歲叅之時凡合屬全完應薦與續完應復者卽與明白開坐職名題請下部議覆毋許過限稽延致滋弊竇人知完欠勸懲昭然不爽而勤敏趨事者益多矣一通查撥解凡解部錢糧關係考成地方官尤有怠玩不應者若此省錢糧濟別省軍餉一任提催竟成虛數如臣昔年疏叅

楚餉欠額竟至一百餘萬恐各處類此正復不少  
豈知師行糧從歷欠既多何以鼓衆儻文移往返  
歲月悠延但顧鄰封之情面不惜士馬之饑寒兵  
單盜起未必不繇於此也今凡撥解錢糧俱宜立  
限前去文到之日毋許過限起解恣意延遲解完  
之日仍將實數題報覈銷如有掛欠分數不等俱  
照考成之法一體處治嚴速舉行豈但正項不致  
混淆亦使危疆有可展布以上皆理財要務正其  
款項則稽覈不勞去其蠹弊則催徵有法於以足  
國便民未必無小補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部  
速覆施行

退菴文集卷之二

文集

請止題補委署將領疏

江寧李敬著

題爲請止題補委署將領以肅樞政以遏亂萌事  
臣惟封疆之事一予一奪出自朝廷未有爵賞大  
政可容專擅者我

皇上文武原無異視則吏兵二部事例相同今吏部  
上自督撫下逮雜職無不由部推選請

旨定奪在外雖州縣未吏該督撫鎮不敢私行委用



肅官方而重部體蓋所關誠大也至於將領代題  
委署有實係權宜從事而漸不可長者臣每見奏  
章如副將叅遊有缺則間請勅該督撫就近題咨  
查補如中軍營將有缺則該督撫鎮自行題請補  
用如千把總以下則聽該督撫鎮自行委用夫兵  
權乃有國之大柄選將乃統兵之要領其中若姜  
瓖李成棟金聲桓海時行之輩首惡一呼反側肆  
應豈其麾下獨無忠誠骨鯁不從叛逆者哉良由  
平日專恣威福部署官僚營伍化爲腹心爵賞惟

其所命積習既久行止自如使其叅遊守把等官  
盡由部選則指臂不順調度無人卽一人作逆必  
有聲罪致討者必有逗息首告者必有誓死不從  
者矣是以題補委用一出朝廷則皆公選一出外  
鎮必係私人利害是非班班可見且臣稽之史冊  
漢之刺史唐之藩鎮其初不過官於一方特以兵  
權由已遂成極重難返之勢終貽潰決不治之憂  
今將領若從外請則履歷無可稽查功過難於遙  
度以本人而官本地易起咆哮以舊弁而管舊兵

竟成黨類在他日深謀遠慮長此安窮而今日克  
軍剝民從茲而起除湖南川廣等處見在用兵外  
其附近大定地方從前題定委定各官止應令督  
撫鎮備造清冊報部不得更議以滋紛擾自今以  
後當畧做舊制督撫總兵官原由廷推其有勲勞  
懋著地方平定者次第優陞內召至於叅遊等官  
兵部選用該管官不得題敘所屬用樹私交既有  
人地相宜才幹可用者止於歲終及不時題薦兵  
部若為國擇人自然畱心器使下至千把總併聽  
部推兵部於過堂之日擇其年力方剛技謀出眾  
者一一親遴務堪任使如該督撫鎮地方果有豪  
傑之士試之輒効應行錄用者彙名題咨聽部當  
堂考試推選千把總等官以羅人才如此則主將  
無專制之偏裨偏裨無專制之士卒

朝廷

得用人之體樞部有公選之權將帥無冒請之  
嫌師中鼓報效之氣非但屏抑恩倖肅清軍旅於  
以防微杜漸遏專擅而消亂階其於國家之功令  
未必無小補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部議覆施

行

畫一降處品級疏

題為畫一降處品級以絕弊端事臣聞例有久而  
當因亦有弊而當革如京察除革職休致外有應  
降處者以其情輕過小或不諳於初而俟其熟練  
於後或稍怠於始而勉其策厲於終但事情輕重  
至所降有一二級至四五級不等不知同一

朝廷之官同任

朝廷之事若有心作弊或執法貪贓卽不應復列官  
方指為敗類若止於降處而輕重懸殊則部院之

權法可以低昂而

朝廷之體統返非畫一故人於堂官開送考語之後猶思出脫重條姑從寬典趨營苟且自此始也臣以爲考功之法不宜紛撓倘其事情相等考語相同應降一級者卽槩降一級應降多級者卽槩降多級不得移輕作重減多成少庶人知功令昭然而部院諸臣從此改正舊套一歸明晰亦可確守於勿替矣

核浮泛開送疏

題爲嚴核浮泛開送以課實效事臣惟人才黜陟之關功過分明之際莫過於考察一事而明季陋習專一罔上行私分別意見門戶以致賢否倒置毀譽無憑此皆臣子自私自利之謀非國家大公至正之心也臣以爲論人者必期指人指事核真者必得真才真品須嚴責堂上官開送之時毋許隱漏勿徇勿苛必期論如其人入得其實而部院諸臣尤須一一詳核以開送之當否定堂官之優

文集 卷三 五  
劣卽京堂三品自陳亦必將生平服官履歷開寫  
明確有無行過政蹟果否曾被糾彈降罰恭聽  
皇上親裁不得溷列引咎之辭套具罷斥之疏以苟  
且塞責如此則循名責實在部院確有一成之案  
在察處者必無爭辯之端所關豈不大矣

定察處職銜疏

題爲早定察處職銜以息奔競事臣查節年見行  
事例有甄別外用官員以各部郎中員外主事等  
官竟陞叅議僉事者有翰林科道等官或對品調  
外或竟陞副使叅議僉事或降級補用者位置雖  
有不同升沉懸殊太甚卽各部司官必差滿望優  
積勞算俸多至五六年少至三四年尚且道府兼  
用間陞方面亦止於僉事歷俸未幾驟至叅議則  
倖返減而陞返超矣近部曹外用如  
等屢

經科臣臺臣叅奏此番京察係

皇上親政以來大典清仕路而大用流關係何等重大凡京察舊例稱職者敘進不稱者察處原與年例甄別陞用者不同先當以畫一成規奏請定奪至處分之官必按考功法除革職不敘外或調用或調閑散衙門用或調外用其降處等項尤宜詳稽品級慎重名器將各衙門官應得職銜隨疏開註明白上請絕揀擇那移之弊開公平正大之途於以表率有位震聳人心胥有賴矣

分別

恩赦疏

題爲分別

恩赦前後以遵詔旨事臣伏睹我

皇上數年來恩詔屢頒官民嘉與維新大信布於中外久矣但察吏者通論察前原非指一年一事而言是以順治十三年外計各省督撫按拘執成規凡丁憂去任之官事在赦前猶行開送而該部據冊處分無敢援赦開豁者如貪贓壞法事關重大

自有不赦之條其浮躁不及等欵過止降罰卽當時發覺叅奏當引應革應降應罰遇赦免議者不知凡幾今乃重理赦前之事是

朝廷詔旨爲泣罪解網之仁而考察造冊爲苛論追求之地於理有不合矣臣以爲果有指實不妨槩計生平但須分別恩赦前後恭候

上裁庶精明敦大益行而不悖矣

### 復操練疏

題爲復操練以飭武備事竊惟成周享國長久夏官司馬之法獨詳漢唐宋明軍制代更武備不廢晉武帝鑒漢末刺史專兵之禍遂去郡縣之兵亂萌隨興不可遏止此歷代之鑒也我國家疆宇日廣山海遐方必賴督鎮分猷官兵控險查從來俱有操練兵馬舊法大要點驗盛甲演習器械比較騎射申明賞罰操有常期閱有定所行之旣久猶恐廢弛今見各督撫鎮尚未脩明古法講習軍制

營伍如何克實士馬如何訓練至於協防分駐兵丁經年累歲稽察無人怠惰既已不堪糧餉誠爲虛糜無怪乎大盜之劫城殺官往往見告江海之孰戰孰守碌碌無能此誠封疆之先圖捍禦之急着臣愚以爲我

皇上畱心武備大閱典禮已於明歲舉行則各督撫按鎮亦當查照往例復閱操之制副將叅遊以及守把宜令淹貫韜鈴精熟騎射無得仍前養尊處優驕惰職業士卒務求精強馬匹務求膘健庶督

撫彈壓地方既可爲戰守之計而隊伍無託空文卽巡方綜覈將領尤藉以申舉劾之法而激揚肯有實效久安長治建威銷萌未必不出於此也伏

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豫積儲疏

題爲豫積儲以資軍興事竊惟閩廣湖南等處所  
在勤兵每見大兵一出必需糧料經過喂馬之地  
駐劄月餘戶部雖先期咨會該督撫但爲日無幾  
該督撫又未嘗設法料理以致臨期催徵或借徵  
錢糧或索取富戶或道府臨鄉催辦鷄犬不寧或  
鄰郡水陸輓輸點金無術以致刀槽草豆押解追  
呼供億旣已浩繁苦累誠所不免臣愚以爲大兵  
若明歲應有征進駐防地方戶部卽應豫定往日

喂馬處所責令該督撫先期置辦如截留本地某項錢糧如搜括某項錢糧如取派他省協濟務宜多方釐剔使倉廩盈溢士馬飽騰况乘今歲年景豐收穀價甚賤本處源源招買自然商賈流通草穀易得民力寬舒開銷該部正項錢糧亦且價省事集即他處協解軍需更得乘農隙之時緩期遞運不苦鞭驅不廢耕種雖勞民之中猶寓愛民之意若該督撫能調兵惜民勸輸節用上可利國下不病民當以軍功論賞若臨事張皇轉委屬吏視軍需爲可緩謂民功爲不足惜飛差濫票騷動地方許部院科道指實叅處則蓄積裕而百姓安三代之師若時雨未必非克敵之先聲也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重河防疏

題為重河防以杜後患事竊惟漕糧數百萬寄命  
歲運是我國家根本重務前自張秋河決竭數省  
數年之力以治之河南尤為苦累夫柳加派民不  
聊生節經科道諸臣披瀝控陳蒙

皇上命重臣相視督催決口始塞臣查歷代之河或  
數十年百年偶決而河患獨見於今日者非盡天  
時亦屬人事也前代治河最為嚴密其間設官分  
轄逐歲巡修載在冊書可考今治河設有專督不

苦勞撓不惑浮議可以力任其成但決口旣塞又復視爲緩圖善後事宜未聞條奏修舉如防決須堤護堤須柳潰決之新口雖塞曾否加築運道之舊河旣復果否安流天妃閘而南有無淤淺董口而北作何疏濬庶幾往日已誤今日必不再誤而窮數省數年之力以治之者必不驅數省數年之力以徇之矣臣愚以爲宜速勅總河嚴加體勘更宜兼勅河南山東淮安各督撫按查照境內該管地方時爲按視勿得偷安又宜將沿河官員分別勸懲明立功罪使知謹凜務使明春水發不致疎虞爲便臣觀古國家治亂民生休戚最重河防誠以河性迅直其飄沒浸灌之害有不可勝言者語云千金之堤潰於蟻穴非蟻穴之能潰隄而日積月累不講求修治之故也此誠國家元氣所關數省民力所係伏乞

天語嚴勅施行則河防永固運道通流矣

自陳疏

奏為遵諭自陳事臣捧讀

上諭諭吏部國家政務委任庶官分理必大小臣工  
 各稱其職乃可收得人之效近見在京部院各衙  
 門官員有稱職者有不稱職者宜速加甄別以示  
 勸懲內三院滿漢大學士學士各部院尚書侍郎  
 等官俱着自行陳奏其滿郎中向來亦係自陳今  
 同漢郎中以下至筆帖式等俱著部院各該衙門  
 堂官實心詳加考核稱職與否應去應留開送爾

部再嚴加考核具奏如將不稱職者草率徇情姑  
畱後事發覺將當日考核之官卽以徇庇治罪不  
饒以後舊例京察考滿滿郎中不許自陳照此例  
考核爾部卽遵諭行特諭欽此仰見我

皇上激勸大小臣工務收用人實效至意臣敬例應  
自陳伏念臣由順治肆年丁亥科進士任行人司  
行人捌年考授御史於拾叁年恭逢京察蒙

恩畱用自拾肆年叁月內奉

旨掌河南道事本月奉

旨內陞拾伍年補太僕寺少卿裁缺拾陸年補原官  
協理督捕事務陞通政使司右通政轉左通政拾  
柒年陞宗人府府丞貳月內甄別奉

旨畱用陞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拾捌年正月內爲  
題明遺漏事因遺漏朱世德壹案具題未檢舉認  
罪宗人府議覆罰俸陸箇月奉

旨寬免陸月內爲請

旨事因阿兒納土里察其父兄陣亡虛實輒議免死  
等因回奏本應治罪奉

百寬免各欽遵在案竊臣一介草茅重荷

國恩致位卿貳常思殫心竭力以圖報効但臣才  
本庸常識更愚昧欲懲虛浮之積習而立身行已  
未能自進於忠純既掌刑名之重任而聽訟理寃  
未能一歸於允協皆由臣職掌未勤佐理有闕以  
致愆尤之疊出荷蒙恩宥之再加臣清夜捫心過  
實難追况久居祿位何以自容伏乞

皇上睿裁特賜罷斥處分以爲不職之戒庶臣心臣  
職得以少安而明刑勅法不致貽悞於將來矣臣  
奉差祭告在途緣奉有速加甄別以示勸懲之  
諭旨若俟差回陳奏恐滋遲玩之愆查例在差在籍  
諸臣許齋本赴通政司封進臣謹望闕叩頭具奏  
理合一併奏明仰祈

睿鑒施行

文集

江寧李敬著

開荒實政議

一府州縣衛所除熟田開總數外若任內復有新  
荒是居官不肯盡職以致田荒民散也今宜只照  
原勘荒熟數目確查實田盡不許聽信戶書積蠹  
下鄉踏勘亦不許漏熟爲荒指荒徵熟開明分數  
將荒田分爲拾分州縣論地畝衛所論田糧如荒  
地萬畝以千畝爲壹分荒地千畝以百畝爲壹分



荒糧千石以百石爲壹分荒糧百石以拾石爲壹分實按開墾數目總報有設法牛種招集流移開荒者本院另疏題薦通不報數或僅壹貳釐者另疏題叅該總管官任所屬拋荒不理合算分數量加勸戒其報數須自下而上取具開墾花戶認帖里甲不致扶同甘結如有邀買美名紙上栽報灑派包賠貽累熟糧重困里排者經各院察訪或交代之時後官以虛糧不肯收受或受害百姓不時告發本官嚴加叅處一民則論舊戶新戶軍則論

舊丁新丁准州縣衛所一體安插獎勵新者爲新收舊者爲復業准到本管官員處諸色人等不許把持阻攔該管官員徑與印帖貳紙彙院掛號壹紙付本人壹紙存案如有叛逆盜賊及來歷不明者除

赦前事不坐事發只以原罪罪之並不累及開荒之官與鄉保四隣無干一楚民流亾易與爲非本院實與更始而爾民不悟拋失本業逋欠官糧離鄉背井惹禍擔憂父母不見墳墓無存妻子難給生

文集 卷四  
爲絕食之人死作流亾之鬼本院念之亦爲涕下  
况爾民身歷其苦豈可形容今湖南幸

皇上洪恩底定數年兵火漸銷太平復見本院此來  
只有勸民耕讀經商守其本分飽食煖衣各無擾  
害凡百姓有前經逃竄亟宜來歸有遠方之人望  
風投止矜其獨立無依倍加體惜夫差不出鷄犬  
晏然自本院出示之後有主田土拋荒節年丁糧  
不納今經三月并不來認佃及無主老荒任憑他  
人開墾執業有本院給府州縣印照永不許他人

復起爭端一開荒非難所難者曠野寒郊民無棲  
止之處本院巡行所至見有廢屋上無片瓦墻垣  
猶存者見有無主荒山不納錢糧儘多樹木又有  
茅草只用土坯可以覆蓋者皆聽民便或二三家  
或四五姓便當團聚於此其田方圓認佃或做井  
田之法通力合作計畝均分或各種各田相依爲  
命此數家便當親如手足結爲婚姻何等安樂更  
有沿路庵堂旣無僧人又無香火今凡有一僧住  
一庵者併歸大寺或數庵併歸一庵將佛像亦入

大寺將此地改爲民房聽從居住如有災咎宜加  
本院之身事不勞而可行併給印炤永絕爭端一  
田爲民命牛爲田本宰殺耕牛奉

旨嚴禁存畱已多誠恐本省行之過嚴養牛之家希

圖重利轉販江南地方本院見潛山太湖一帶船  
裝陸走拾百成羣問其來歷則湖廣之牛也私販  
之害猶夫宰殺况湖南孳畜無幾合宜嚴禁今凡  
湖南之牛欲轉買者只許賣與左右隣近地方賣  
牛說合之人每月呈遞並無盜販甘給本境民家

不許容畱販客關津隘口不許販客隻牛行走盤  
驗得實將一牛給賞仍將賣牛地方該管官紀過  
一次本人治罪一鄉愚糧里狡積屯老只知目前  
不計久遠不知本里本屯田土盡開終久當差得  
力每見一行開墾官雖不問而糧里屯老騷擾不  
休告幫告替索詐攤派民怨異鄉必然轉徙依舊  
田生茂草戶有寒烟思其愚頑深可痛恨今本院  
招過開荒之民有敢私行開派雜差索騙告擾者  
先行重責叁拾板府州縣炤例通行一荒田有係

鄉宦生員衙役等家欲開無力欲捨不能以佃占而姑息以慣欠爲老謀糧里不敢問鄉民不敢開以致愈欠愈荒職此之故因激而徵有主之荒荒賦難徵畱之非子孫長久之圖棄之有積年逋欠之數爾宜熟審深思或有人承認當官吐退或招來佃客設法耕耘或分種石與人計田償其牛力皆屬可行如仍舊模糊致累里甲本院行令三月定指報花戶姓名嚴催豈許容蠹畱情殃民病國各宜早醒勿致後凶一帖式新收復業軍民某原係某處人今聞湖南開荒情愿領到軍民田壹處計畝若干糧若干坐落某地方其田四至某處眼同地隣人等勘實老冊全荒用工開墾其田自種之後炤北院題請三年爲滿一例起科若有逃亾原主或係支族永不許借端爭競本人若係叛逆盜賊來歷不明之人除

赦前事不坐事發坐其原罪不得干逢開荒官員及鄉保四隣給帖執炤此數者本院苦心叅酌覈實可行仍恐一年半載本院若得罪地方貽害百姓

或意外事故不得在湖南與爾民竣事或年半報命而後院又將本院所行之事自出意見必有更張又或府州縣衛所等官只以本院單行未會督撫司道妄意開荒實政可以倖薦倖免今本院知會督撫衙門及通省司道如欵內窒礙難行立賜駁回如僉以爲可將開荒實政各用印押樹立木牌共轉彫敝之風期見熙雍之盛行之永久盡成沃壤及於百世永享太平須議

### 經畧湖南議

一請內外好官以爲道府者道府賢然後生聚訓練供給軍需俱就條理將內外廉幹之官列名上請安排陞代地方得人何憂反側一通商賈以足財用者湖南土產鐵錫桐油白蠟竹木藥材之類向稱陸海營伍強占商賈不行必沿江設斥埃驅盜賊沿途設店鋪除虎狼以保商人貲本性命然後嚴禁採買選擇經紀得法得情商賈必來商賈既來湖南必富湖南既富軍需何憂一興兵民之

屯以足食者民屯三千家者歲可得見粟十五萬石故屯者養兵之大利今宜設法牛種專心屯牧恩信既著即可因屯民而為兵其兵屯查民間荒絕之地包賠糧石者悉與蠲免如諸葛雜畊渭濱之法紀律嚴明種植不擾又因山設堡因溪挖塹保聚牛穀兵以為屯即以為戰守矣一拔地方賢俊以從民望者荆襄鄂岳之間尚有慕伏龍鳳雛之風者且各知其地形利害人情向背官府貪廉不妨每處諮詢特拔一二置之帷幄各出所見計

定後戰策定後舉古者國有謀臣軍有謀主克敵制勝之大也一歸併州縣以圖長便者湖南州縣安置不妥如澧州一州去常德僅百餘里不隔湖不屬常德去岳州數百里又隔大湖而屬岳州如漢陽武昌僅七里而設二府蘄州與國僅六十里而設二道之類其中統轄煩難則土宄竊發關提遙遠則號令稽遲水陸轉餉則解運銷算不便衙門旁雜供億瑣碎百姓受害不問可知令宜覆閱地圖熟商形勢宜歸併者歸併宜更改者更改附

近規方始爲一勞永逸一招徭盜土司等官以聯  
聲援者湖南地險今爲賊用若因險設防人心樂  
爲我用則險不在彼而在我矣徭官盜官土司官  
可以德服難以力征懸賞格蠲荒賦明恩信以固  
結之使彼愛如父母畏若神明賊情必告隙必乘  
又從而陰陽反間誘墮術中此用兵之權也一汰  
空缺制兵以爲勁旅者制兵原多缺額亦有逃故  
就中便可裁其虛糜節其月餉另募朴實用命之  
士精選徧習日日教練或戰或守或屯無施不可

一練馬使民壯殺手以保縣城者州縣小警卽便  
呼兵此官無才之過今將縣馬俱赴道點驗馬  
快各精騎射民壯五十人各要器械鎗銃近邊各  
縣前並設有殺手工食者各要團練縣官係滿洲  
用親丁以爲甲兵係漢官協巡捕而爲隄備閑時  
打虎除獸忙時出奇禦敵湖山小盜失伍逃兵豈  
敢竊發如此則旣固封疆亦省調發一申賞罰以  
立軍威者南事壞於賞罰不明軍威不立今將見  
左有功小官立加陞賞倡迓壞法各從軍政賢者

踴躍不肖股栗入楚之要着也一兼練漢兵以圖  
進取者雲貴地險天暑緣山越嶺須用漢兵今乘  
滿兵駐防之時我得一面屯牧一面教練須馬兵  
六千人步兵一萬四千人火藥五千人極其精強  
先將腹內小寇漸次勦滅以壯吾膽而勵吾氣日  
勝日多日多日銳圖搗雲貴始可言也一立經制  
設墩堡以專兵力者湖南界連四省賊盜出沒不  
常如昔之九邊兵寡而備多不可爲也一營汛各  
有一二千不等賊來甚衆必至不支望救他營各

有分汛又不肯動故相率而敗耳名爲星羅碁置  
實則包山林險阻而爲軍者也今兵力貴合貴專  
偵探貴嚴貴密聯絡墩堡廣設傳烽有警必赴功  
成夾擊賊其敢輕窺乎一精器械以窮敵技者用  
兵之道因時制宜今賊用交鎗麻扎刀重被綿甲  
以禦我馬騎弓矢宜橫砍而不宜仰視此與倭相  
近昔戚少保繼光以鴛鴦甲陣破之湖南山林險  
阻正合此法須以教練步兵又有馬兵翼之而進  
所有鳥鎗長鎗短刀滾牌憑高設伏遇險出奇運



文集 卷四  
用既熟賊技可窮一戰可勝一廣間謀以疑賊心者賊雖強勁實亦多疑我若捐金懸賞曠日持久彼必上下猜嫌自相攻殺有間可乘此其變化轉換全在猛官土司流兵難民須是因時制宜乃爲全着平定西南計不外此右具末議伏惟閣下畱思採擇狂愚幸甚

考成議

伏見部議府州縣錢糧欵項各作十分考成每覆疏叅革官數十員時愚以候補未與今應補議如後竊惟滿漢新舊各官蒙

皇

上教養多年服官蒞政分猷宜力是人才後進不如前進之練達而新任又不如久任之有功大槩然也近見吏部覆奏叅革之法有一本內多至數十拾員或拾數員槩行降革者總以事關錢糧不能覺察積年拖欠法重考成是以不論所欠之多寡

止論所欠之分數耳但大府州縣則掛欠至盈千  
盈萬而分數未滿猶得藉口督催若偏州小縣或  
數兩數拾兩而該部按冊定例竟擬革職所以人  
視叅罰重卽性命亦輕而有司之自縊自盡者屢  
見章奏推此情景安望其能展舒才學奏績民社  
耶勢必至奸貪之徒以骫法肆志良懦之輩以懼  
罪蒙辜州縣之有司數易則吏民之巧僞益滋藩  
司之案牘旣繁則守令之催科日逼愚以爲凡關  
係錢糧者雖宜論所欠分數尤當論所欠多寡若  
拖欠那借以數兩革罰更以何罪治欠數之盈千  
盈萬與數萬者乎况錢糧經手多有去任陞任之  
官未經面質只據後官開造則離任之日果係誰  
爲之交代也是錢糧重務宜立法嚴懲而叅處之  
法應各有差等或註誤十百者不得與千萬同科  
或那借存留者不必與起解並論亦照該部所定  
督催罰俸降級調用革職之法分別情罪處治庶  
人才獲全而吏治得展但賦役毫釐爲重恐開下  
吏倖免之門其現在曾經叅革者仍照例處分無

庸更議外此後事例尚當詳議確覆庶幾奉行不致窒礙謹議

治道 會試

嘗學易觀革道矣四時之有代謝也陵谷之有變遷也萬物之有榮瘁終始也數也理即寓其中理數之應極者不極則必苑積於無用之地而天下之生聚不疏器用不達年穀不茂財質不成故曰易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惟應而順是之謂正統而國運之建因之自絙桑以降必至從干盛羽自儷皮以降必至繁幣飾圭人心至此亦多不能自己者乃若改玉之際嗣世初定以干戈征討逐

鹿數年民生其時懲創艱苦無所控告昧昧思治  
若處幽暗而望曦隙古聖人謹持而善用之所由  
忠敬質文之後史載瑤臺瓊室糟丘肉林及夫妹  
喜姐已之妖炮烙斬腊之慘一時淫醜腥聞徧茲  
下土及其天眷有歸不會朝而清寧者皆理與數  
交會而成氣運而三正互建以明循環五德生尅  
以候終始曾不外革道之大用已矣我

皇上建中和之極思與天下更始推原夫前朝以文  
敗而

熙朝以質興持衡至此百姓孰不蠲心滌慮樂得象  
指者雖然民之趨文也久矣見意而表異見欲而  
離琢智不可長也周公之制禮樂也反覆誥誡而  
周禮一書委曲嚴重有以昭喻其耳目而服習其  
手足故民之從之也寬漢之興也高祖以馬上定  
天下能聽於陸賈而善新語聽於叔孫通而制禮  
樂治未央宮稍麗則怒相國其後漢文至惜露臺  
百金之費民家給戶饒不見兵革故民之從之也  
簡此二代享國之效也處今論治亦有寬簡而已

矣寬故安安故可靜而慘刻刑名之說屏勿進簡  
故便便故可久而繁難文法之說禁勿行使民去  
其器然然之心而有優游厭飫之意然後辨其  
封疆而樹之官舉其表旗而教之制令名以命之  
物以紀之懸象以約之司掌以守之三物四學以  
振德之五體六樂以範成之爰彰帝王身教之隆  
又何文盛不速革而滿與漢之不同風也哉固將  
採堯典舜典之句緝清廟生民之詩用黼藻大化  
之成也

文體

會試

文者道之枝葉而理之肇悅也不得其道理之所  
在其爲文也相率於藻耀雕繪而不可爲典常得  
所主則孟氏知言養氣合於一源而羽翼經傳振  
起衰微端在乎此故文者士人立言垂世也立言  
必崇旨必尊經書以紀法詩以道志禮以尊體樂  
以養和春秋以敘名分群言之祖也然古聖人豈  
嘗有意爲如此之文哉足於其理而動於其辭適  
乎其所安而不自知其無以加也六經以後可輔

春秋者惟左可續詩者惟騷蓋皆有紀載忠敬之心焉忠敬又文之本也言之得而詠歌聞之得而感歎故稱至耳若理則不足而求勝於辭其心沒於利祿而忘本統發之篇章矜奇鬪捷致執事鯁鯁焉以文體爲憂而盱衡機要引古規今愚敢無辭以對乎西京去古未遠先王遺教猶存則雅茂而敦潔不若東京之漸參偶體也六朝國祚旣促江左趨尚浮華則靡艷而衰歇有賴昌黎之障百川迴狂瀾也原道諸篇已開關閩濂洛之始而宋賢紹緒聖教中天則直辭以闡理非縟理以脩辭也

國家仍明之制義以取士其要在抑靡還醇則盍以三代之法治之而已矣後世之文出於筐篋三代之文出於庠序燕居雖襜裼必脩也潔其體也時爲干羽戚旄以形之也比其容也有琴瑟以和之也協其音也登高能賦遇物能銘而無擇言也發其思也則亦何時何地獨非文哉韓子云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若乃外哀英華而內

傳和順凝儼若之思而發安定之辭以正風俗成  
敦龐純固之休以施政事奏輯憚洽民之譽易曰  
脩辭立誠詩曰出言有章皆先王之所訓也安見  
枝葉肇悅不歸於一道者哉

吏治 會試

今觀堂簾之遠也有不相及者矣柄鑿之別也有  
不相能者矣故上甚恩莫與播也下甚病莫與咨  
也若或介紹而承宣之者乎則良有司是也有司  
於民最親專典一方利旣親知害亦躬見以匡佑  
民也非以爲牟而食之爲漁而浸之爲苛政之虎  
而貪殘之也仰惟周禮建官之意以六弊計羣吏  
大要與虞庭黜陟相表裏而漢之盛世則又曰居  
官者爲姓氏爲吏者長子孫噫久矣今日之長吏

其封境民庶在周可比小國諸侯責任至重不可  
假也螟螣既去嘉種乃蕃鷹鷂既逐物生乃茂念  
之哉古人畱瓜投犀諸大節炳耀冊書其在官方  
真引繩削矩而曾不足動墨吏之一省也則有爵  
以詔之之法漢時郡縣之長卓異有聲輒復入爲  
三公用酬治績而卓茂尤以循良遂爵關內不僅  
如資格約束躡一階晉半秩者也若是者吏勸則  
有刑以驅之之法漢唐酷吏初雖橫鷲後之免於  
下理者十不得一明初州縣貪至上聞者遂處以

極刑寘之座側俾後人觸於目而警於心若是者  
吏懲則有刑賞以鼓舞之之法吏以多術賂下民  
而以一術媚上官得其意則端邪美惡不易得而  
察此最大之患也齊王烹阿封卽墨而四境皆治  
則議吏有不與人同操柄者間一行之若是者吏  
悚息於不自知而又卧汲黯於淮陽借寇君于輔  
郡則久任之之說也而又單車赴則賊盜潛踪鈎  
距行則豪右斂手則因望以官之之說也而又故  
人二天而不庇暮夜四知而無慚則立名以動之



之說也宋臣王曾云平生之志不在温飽未有不  
廉可言文者漢諸葛武侯云臣不使廩有餘粟庫  
有餘財以負陛下則大臣法小臣亦未有不廉者  
俾備員列位相觀而化且主之以銓衡之澄汰輔  
之以撫按之糾繩何至貽

皇上軫愛黎民之慮哉苞苴之行成湯戒之矣故君  
子持身如緝玉庶無爲鄭介夫所刺云

漕運

會試

爲國未有不急財賦者也至有民輸之備勞上謀  
之備策江浙歲漕寄命河道治河與漕固不重哉  
上古建都冀州三面距河雖東至島夷西至黑水  
流沙南至朱垠皆可以其職來貢而不聞騷然繁  
費者何則河便故耳是皆順河自然而不假人力  
通於天塹萬世之長利也元都距河已偏伯顏創  
爲海運則爲之說曰利大而害亦大順風揚舩千  
百金進可無銜尾之憂占星望候尅日可指金少

濡久之變且船巨載重人糧歸併又無夫役抵耗之累然而一失則害有不可言者明初亦經河海兩行非嘗之原黎民懼焉卒出於會通一道此宋禮經久之計民漕兩便之圖也但非自然而不假人力淤洩有時閘堤歲易究也始漕治河費相萬也

聖天子龍興之初定鼎燕京山效貢而川納珍豈不安瀾萬里乎雖然治河之道固亦易於有明也明時陵寢逼近淮泗不得不歲糜金錢防其突決今

汴河固決矣治水之法不與水爭地而予水以地不予水爭力而養民之力此策之易見者至於江南輓漕四百萬全盛之舊額也近日湯火初甦瘡痍未復飛輓參差勢或然也總之以分治全河之力專治會通以治全河所省之餘兼蘇漕困固一舉而兼全也至於海運非可易言船隻夫工定需閩廣成山天險取道麻灣而山河梗塞鑿石無五丁也深惟長策其能廣爲之工使通直沽乎蛟魚焦石颶風黑霧固長年之所歎也而乘汎風駛利

亦多有若河運十八而海運十二卽以近海諸  
之漕實之斯經權之得計者矣

弭盜

會日試

弭盜有法乎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水柔人狎而玩之故多死焉又晉命士會爲太傅  
而盜逃秦是也起盜有由乎鼂錯曰饑寒迫身不  
顧廉耻又魯納莒牟夷之叛而季孫憂之是也民  
各有心無不願爲良不願爲奸願安其室家保聚  
之常不願爲飄盪離居之計况

聖主當陽百靈受命而畿南山左不率教化何也昔  
虞之方有德也彭蠡逆命益時則昌言誕敷文德

而有苗格周之誥頑民也訓爾多士定爾多方而風雨之飄搖者克奠德威交集用力如此之難也廟堂勝算遐制大化殷流其宜痛心於有司衙蠹廢紳邪教凡所以叢盜而藪奸者莫不纖悉畢釐但兵至則兔竄兵還則烏合緩之則懼以蔓圖生猾智急之又懼以株連盡良民奈何在漢光武之自將征隗囂也潁川諸盜動搖數叛其後以一寇恂治狀人情悅服至於遮道以畱蓋萬乘之威有時布令於良臣者此類是也他如虞詡之治朝歌

冀遂之治渤海良法美意具在史冊獨不得賢守令取而師之耳夫賊衆實繁有徒然本皆以命罪陷殊死匿不能出非有憑城恃險之心若整軍經武塞其要害使郡縣鄉村完壁入保野無所掠退無所食而又諭以禍福勒令來歸陰陽反間使彼內亂必有可乘之機矣然後殲其渠魁脅從罔治賣刀買犢何適不然不則求之愈迫彼趨愈急散而歸里與良善無辨起而揭竿斬木者比比皆是也噫御之以嚴則民之盜行止養之以寬則民之

盜心革又設爲保甲稽憲之法守望成城之勢賑  
貸饑民以無張賊黨厚募州邑之死士以廉知賊  
情懲首賊之重賞與通賊之重法以尅成功於以  
振德化而綏乂之禮記之記陽春之月也鷹且化  
爲鳩鳥有儼然人而不可化者乎

杜子美望嶽詩後序

敬見書傳富貴人少山水之好其好山水者窮愁  
寂寞之人而已湖南山水最奇又數與窮愁寂寞  
之人遇蓋地處卑濕易生疾病而猺蠻雜居弄刀  
弩嗜剽掠爲患不嘗冠蓋文物之所不及歷朝但  
以安置逐臣遷客羈人放士人人亦自寫其窮愁  
寂寞發爲文章苟其地不至幽昧險絕人迹罕到  
者未嘗不搜羅曲悉而山水之奇尤出若夫屈平  
宋玉之騷杜甫元結之詩韓愈柳宗元之文皆能

以湖南奇者於是人各以其山水自適視冠蓋文  
物廢然去之唯恐不遠且速然或轉相誚讓謂山  
水之間好者無不至不至者不好耳予恐挾其好  
山水之心以入山水而輒與山水相失是尤窮愁  
寂寞者之過也杜子美老於湖南天下之窮無過  
之者以為南嶽湖南之名區也作望嶽詩一章以  
見其志方子美以大曆初由夔州至江陵徙居公  
安而下岳陽將過南嶽入洞庭於潭川作望嶽詩  
既自潭之衡州畏熱復回潭以藏玠之亂遂入衡

在衡山縣題耒文宣王廟距南嶽至近矣去之耒  
陽困頓以死誠紆迴往復而登嶽之詩無聞焉豈  
夫人之得遊奇山水與山水之逢異人信有命不  
可強者耶不然何其未至而望望而不至者屢也  
惜哉子美海內詩人而窮愁寂寞為最自棄官下  
三川如錦水身到之地題咏幾徧處湖南久不能  
一踐南嶽之麓不可謂非命也悲夫予讀望嶽詩  
有所云紫蓋獨不朝爭長喋相望歎失南嶽之實  
且知子美之未入嶽也嶽峰祝融最高五峰以次

文集卷五  
相讓未見紫蓋所爲爭長也予壬辰南遊入衡郡  
考諸故典於嶽神致禋焉遂造乎祝融之峰作詩  
十首信宿而返其糧茶粟其具杖履嶽之美無不  
足焉因以此誚讓子美之不登嶽也夫子於山水  
信知其有命而愛惜舞蹈以從之者故生平所歷  
不虛獨性窮愁寂寞今士多有求其好山水者何  
又不數見也幸而有能好山水之士慎勿畱以俟  
諸異人異日而復貽子美之悔庶幾予之破富貴  
之畫而補貧賤之疎放

送王貽上推官序

濟南王子謁選天官得揚州司理行其友汪子茗  
文莊子周量董子玉虬朱子秋崖饒之李子之堂  
李子定執壺右奉觴飲王子王子曰予不敏不能  
服官政承諸君子之朝訓夕誨以有此行也揚郡  
劇李官繁詩云旣醉以酒旣飽以德諸君子不翅  
實予之口腹而有以飫予心者請祇受命于是汪  
子揖而前曰吾子積於學工於詩詩之教上以風  
化下下以風應上厚許子以風人而薄疑子以廉

吏無有哉王子退然曰唯予知學矣未知政也有  
項程子揖而前曰司理之官以考郡國官吏賢否  
學問左豪彊稽庶政平獄訟厥職下巡按御史一  
等子先有大司馬亦越有大司農其書庸在史官  
版訓由舊子其試哉王子復退然曰予知學唯聖  
知政唯聖子聞之不服不知禡襲不鼓不知琴瑟  
不官不知政治維揚之爲郡領州三縣七濱在江  
海其民與俗之淳頗貞佻將於鄉先生是詢焉三  
君子毋固辭于是董子揖而前曰揚在禹貢九州  
之一今廢爲郡其風土輕揚好鵠冠綦履治宮室  
聽絲竹其俗誕諺佻動射魚鹽爲利晉鄭之倡卑  
戶而居今

皇上念江都要地改子六官之曹爲李官于州縣切  
近士大夫抵間隙而好論議者斬以宓子賤治單  
父訓之小人滋爲奸僞斬以仲子由治蒲訓之非  
是則抵以法敬老尊賢明功尚寔何患不賢司理  
哉朱子年最少其言從董子王子固請朱子曰予  
兄弟世與王子交習之久惟是敝邑無事王子毋



式我閭郡無事予亦毋過王子庭請以報政期以  
勵有位以風吾揚之世家大姓可乎王子頓首曰  
予知學知政旣而知揚之俗與其所以爲治而要  
吾以成也諸君子尚有衷言其盡之李子曰諸君  
子之言醴酒也其適于用肴實也黍稷異醞同于  
旨犬豕異割同于甘王子其毋視觴不舉視籩不  
御吾儕細民也願飲之食之而已語終王子曰不  
可不次以貽予遂授管而記之

### 岳陽樓記

楚多名樓敬少時獨見范文正岳陽樓記而愛之  
以爲敬幸與先生同里廬舍相接恨不及從先生  
遊親其言說志趣先生學業在史傳者世不盡知  
而岳陽樓記悉人人通曉信夫山水可以感情樓  
觀可以寓日記賦之類悠然頌詠之間觸於目而  
興於情是以讀其文如從先生遊又嘗眺於吾里  
之太湖洞庭東西兩山縹緲林屋之勝輒臨風思  
先生文而驚歎天下所謂兩洞庭者旣而按岳陽

志君山扁山浸波浪中亦復如縹緲林屋然則先生將爲記於楚乎抑里中風土梗槩意之所至忽焉發之是以敬雖恨不得從先生遊因恨不得登先生屬記之樓歲辛卯敬始奉

皇上命巡按是邦訪滕君子京古蹟蓋已庚辰火矣郡太守戴光裕修而復之嗟乎南楚兵亂二十年所其間城郭之荆榛宮室之狐兔多矣茲樓巋然獨存遠山猶峙空江自流非楚樓之故得名而先生之嘗在天地也時郡城已墟太守李若星等至

稍稍集二百家敬復同太守比戶計口授產分田教之樹藝通其商賈而民大悅歲壬辰元旦敬登斯樓舉手向僚屬而告之曰惟萬物不常惟德其常樓制幾興廢而敬吳人重來楚地後之遊者其能以敬爲文正若爲子京乎誰使千秋百歲復聞吾語也已敬獨慷慨汎瀾而回首少年時文墨湖山之景已寥不可識矣蓋當時恨未登先生所記之樓不與先生遊而今日登之又恨其身之不卽爲先生也若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經先生形

容既備敬以鄉關懷舊觸於目而興於情用補他  
日還山之未逮今第述茲樓之重於楚與敬登樓  
而記之如此其諸屈子之悲吟杜陵之嘯咏別有  
記載敬亦不能詳也

衡州府城南門元帝碑記

昔者聖哲有作制度乃興因民而爲之神以捍其  
蓄患而均其燥濕使適於中和故易曰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若夫獨陽炎炎  
獨陰潛潛其民有僨燠澶淫之病其地有焚燬浸  
蕩之憂非時必見見必害之理極而數從之弗可  
闕也維衡之爲郡也山之至也由回雁峰也水之  
歸也由石鼓書院也脉落於離而氣納於斗水東  
北逝矣南山三峰如巖如奮壓乎城焉歲月日幹

臨而融風興民氣煩熊熊然火矣敬有憂之於是  
謂其副使張兆熊曰此當以神道教矣北極之神  
是名元武北極極也或曰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北  
於方爲水子位焉天一生之元水色或曰天元而  
地黃極之初也止戈爲武止象也其髮披其足跣  
其旂皂其物龜蛇皆水也旂而繪七星焉爲北斗  
在外傳斗神形如豕掩之而雨又斗口雲氣不三  
日雨皆水精也城門故制有樓樓向離焉取歲月  
日時之變且克者爲神而祀乎其中南之三峰如

拱如得神當之矣火患其弭乎嘻敬之爲衡計亦  
勞矣建之學分之田通之市又立之神爲之主焉  
雖然其有足恃乎先是衡民屋宇用竹茅勸之陶  
瓦四壁以土爨焉民之火食者不疏其烟烟因注  
矣勸之穴其上若人之顛頂以貫之且嚴其不戒  
於火者焉夫敬之致力於神也水上而火下相交  
而不相射乃有烹飪燮理之用而更教其民務若  
此象曰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人  
誠豫防則百事治矣豈惟火患後之爲民上者其

毋贖毋廢故書以記之

洞庭雪後記

予聞長老傳說荆楚山水之勝無過湖南湖南山水之勝無過洞庭壬辰出巡斯土初抵永道季夏迺涉瀟湘畧長沙而入湖口觀所爲洞庭者時風盛水駛瞬息之間舟行二百八十餘里計掛席以至帶維未暇飯也所見風檣烟樹沙鳥與君山一點隱隱洪濤中因歎洞庭不過濛濛滄泔而已使予去官歸里渡楊子而浮具區所得未知孰上也迨是歲之冬予將繇鄂岳而之武陵戒舟之日雪

次日又雪三之日雪甚登岳陽樓而望之向所見  
風檣烟樹沙鳥與雪俱沒又冰霰雜作凍雲垂水  
白日欲暮間有一二漁舟來往湖上從官僕夫皆  
愕眙以爲浩浩滄波無從得路矣其黠者返署中  
結筵筭以卜渡期越日忽霽予大喜登舟放乎君  
山之西南日雪照耀舟櫓几案間皆如玉色啓蓬  
窻一視乾坤回互山之崿崿者轉而崔巍矣水之  
混茫者轉而渟滌矣湖山無際洲渚畢出冰雪之  
氣尤有助焉予雖御重裘寒砭肌髮凜乎不可以

久留也旣行六十里舟師告予以冰合使戒途者  
偵之返而日泊乎西湖冰擁雪積峩峩萬頃銀城  
貝闕氣象不分中疑於神鸞駢蛟導羽葆繽紛葢  
洞庭君之靈也舟師搖手相戒以爲難前恐舟膠  
焉坐而達曙未幾而朝光愈和訇訇有聲冰融水  
湧順流而下如筏如屋如席如輪如蓋如杯觸乎  
舟舷相劇以危而莫之或止也如是者泊二日冰  
勢乃殺北風復興從官僕夫歌笑乎中流向之風  
旣烟樹沙鳥接乎予目者依然環湖之上唯多鷗

驚數羣或曝翼冰上或覓食沙中殆臘盡而春回  
改飛鳴游泳以相樂也嗟乎其他一隅之美一時  
之事文人以相矜述豈若洞庭之景屢過愈異卽  
官乎湖南者猶不能盡况於傳說此莊周所謂夏  
蟲不可語於冰者歟然予倦遊將老則今日在洞  
庭其幸而復濟以觀焉又不知何時何景也夫子  
嘗東指吳會中遊梁宋北適燕雲生平所歷名山  
大川以幽奇險奧而失之如洞庭不少每一追憶  
至於悵然而流涕者亦有不可勝道者哉

刑部左侍郎濱溪公行狀

皇清詔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李公諱雲鶴字汝

臯號濱溪蘇州府吳縣洞庭東山寒山頭人以孫  
貴稱侍郎公上爵也鄉人祠之亦稱鄉賢公上德  
也公父應文客於松江贅錢氏居附郭鄉之龍樹  
橋以酤釀爲業公五歲喪父九歲喪母與兄雲鵬  
失所依叔文縉文縉者應公異母弟也雲鵬從縉  
公之江寧公從縉公之竹鎮縉公御公嚴公謹事  
之貧瘠甚瀕於死矣有客遺金二十七兩於屋隅

公得之歎曰天生某寧以遺金富乎封識之客旋以事來公傾橐還之則宛然貧瘠孺子也一座皆驚客固讓其半公曰不利其金何以半爲於是緡公益不直公謾已且貧兒何計更覓如千金因羣呼噪之爲駭駭者吳人不慧之語也里人葉塤生女有奇稟不妄許人顧獨偉公願託焉公辭塤曰吾重子德非論財也至二十五歲始克娶焉旣娶而叔媵益不能容析居於外遇善相人者熟視公曰孺子面有陰隲文待交六六大如心兩頰生須

莫比論謂叔曰善視此郎非叔輩所及也或欲贖公爲之收責公曰某雖貧義不爲人屈卻去之而圖自立計乏貲因徧告宗族人權金五錢耳居數日無應者公低徊東街之石橋遇徽客某執其手曰若非還金孺子乎何憊也且若謀生幾何而足公謝曰數兩出意外矣客曰益之與子金十兩不收若息羨而償我會村姬亦以羣鵝畀之公遂賈於鎮之北街三月市之布帛米鹽則曰濱溪公良斗筲權衡則曰濱溪公平毫釐銖兩則曰濱溪公



直無遠近少長悉歸之矣公既有屋百間田數頃  
念已少孤粹致溫飽出自

天祐何故積金遺子孫於之刻意施濟鎮之人鰥  
者婚姻鬻老完贖餓者粥糜殮者棺斂某欠官糧  
二石負七歲幼女將質之矣公聞其啼立償所欠  
俾復聚焉燕人張氏兄弟客死公爲之擇善地連  
葬其露棺如是者無算凡城郭橋梁道路之圯廢  
者歲必需公脩葺公卽視爲家事不倦也僧道乞  
丐望門投止者日數十人公哺之均平如一受者

稽首公亦稽首公常泛舟載米數百斛之六合大  
河病涉士民有所興建聞公至羣喜躍曰非公莫  
爲簿首矣持簿遮索公書公笑曰予何書則請以  
少米佐公等耳罄其米與之刺船而返隣人咎西  
村年九十餘病將卒囑其子曰汝知吾貌所以肥  
乎濱溪李翁月以梁肉錢輸我如此數年矣不言  
他人不知也子感泣叩首公前出血盈地不能去  
豪舉如彼隱德如此其天性然也叔縉公尋卒公  
經紀喪葬成禮幼子雲鴈養之衣食與已同年十

六爲之娶婦授產兄雲鵬亦卒姪世珍世珠爲市  
備所構喉使訟公官吏案治律書不之貸也公滄  
泣請寬歸而娶婦授產比於鴈公焉公未老謝家  
政委諸子計鄰里宗族負貸千金閱其券曰天之  
與我至矣畱此何爲乎子孫賢多財無益不肖適  
滋訟耳予弗忍也因聚券於庭前悉焚之自是坦  
然無營矣公好蒔花竹尋佳山水爲樂每歲必徧  
召鄉人飲絲竹兼旬常曰人生勤儉其本然錢帛  
有數天地神鬼實司之水火盜賊復共之毋徒徇

慙效筦庫奴也友人以子爲吏者公勸之曰生男  
能讀書令之取科名不則各執一業已有子而役  
於人何無志也友不聽其子終以吏敗人以是服  
公當是時也公扶危濟困解紛息爭一鄉之人無  
不被公之澤四方之士無不慕公之化一日忽遺  
帖於門曰施布我穿今日報恩月半上下酉時關  
門知其綠林客漏言也未幾大盜踰垣以嚴備不  
得入而去公遊滁州醉翁亭道旁人睨公曰竹鎮  
李翁也予輩衣食久矣顧何以報長者乎隨捧含

桃一筐以獻公欣然受之非公之德及於盜賊細人昆蟲草木之深者耶公長軀秀目鬚拂於左晚年右鬚始勻如相者之言而子孫乃繩繩貴矣公生於嘉靖辛亥二月二十日辰時卒於崇禎丁丑六月十八日亥時壽八十有七葬於本鎮東北隅之新阡子四人長世臣次在公前丙辰科武進士官至援剿副總兵次世儒次世賢女一適金繼震孫七人茂春長春宏謨生員敬順治丁亥科進士刑部左侍郎素宏道標曾孫十五人謙讓倩之本生員今官生之實生員今蔭生謙亨生員之用豫亨之端之全之正晉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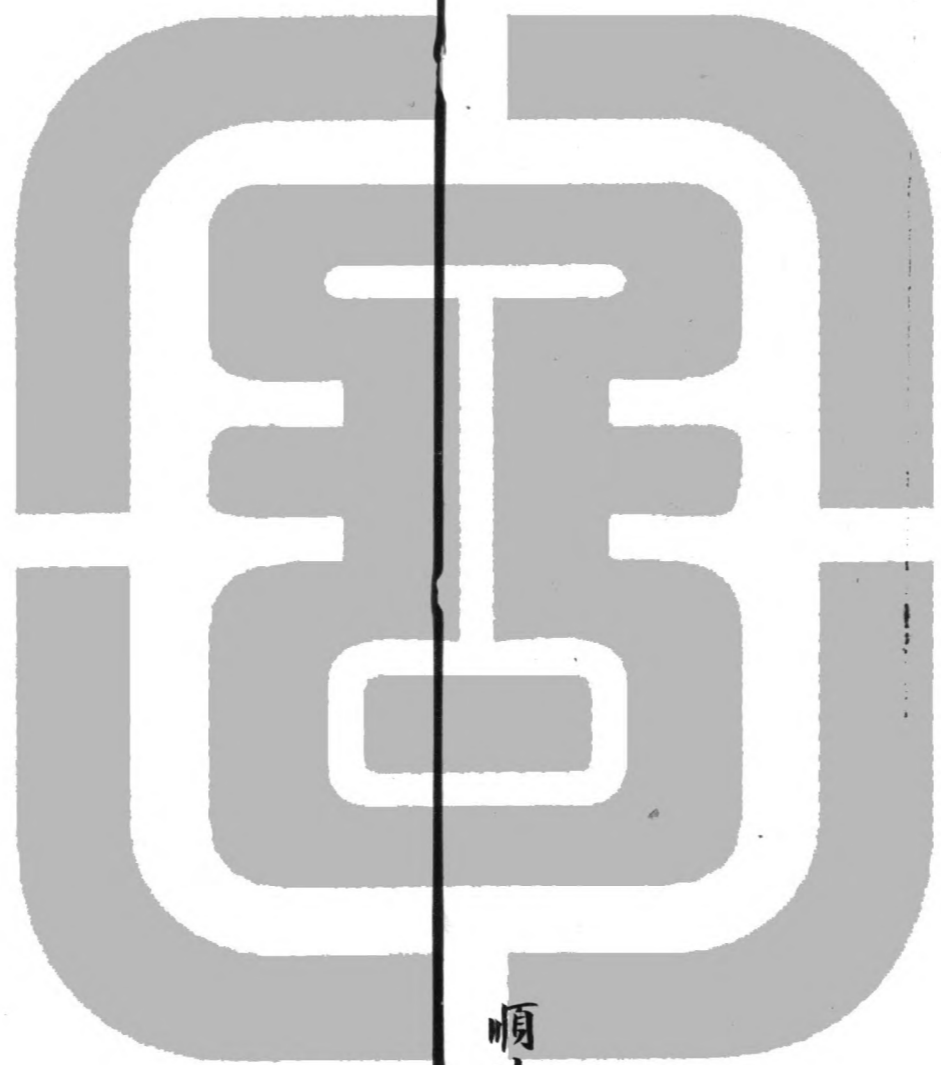
元孫三廷益廷

岳廷夔先是本縣鄉紳士民合辭條上其事於督撫提學道請入鄉賢祠春秋祀焉辛丑

皇上登極覃恩以孫敬三品贈公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賜之

誥命蓋公於竹鎮為始遷之祖以布衣克顯登弁天邪善乎同里生葉譽之言曰濱溪公起於貧而能施微時人多加已而能厚心未貫詩書而操行比

於鄴智足不踰閭巷而聲名騰乎郡國夫婦九十  
無疾考終會葬千人疆半垂涕其在隱逸龐德公  
之流也於惟先大夫之遺行誠不足古賢豪一二  
伏望當世先生大人採入志傳豈徒不孝之望抑  
亦太史之光謹狀



順治四年丁亥進士



